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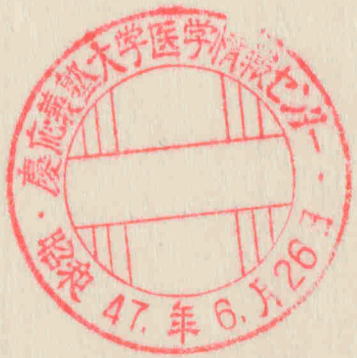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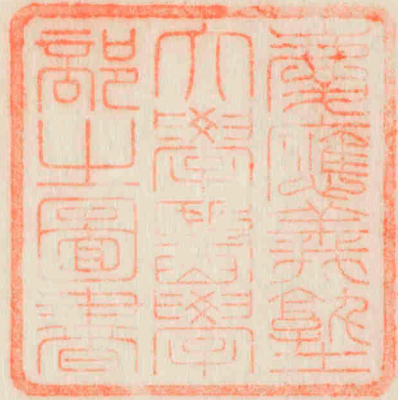
g 3

學思齋存稿 文 二

F 2  
カ-34

490.289  
Od  
2

No. 1555  
1893



書士川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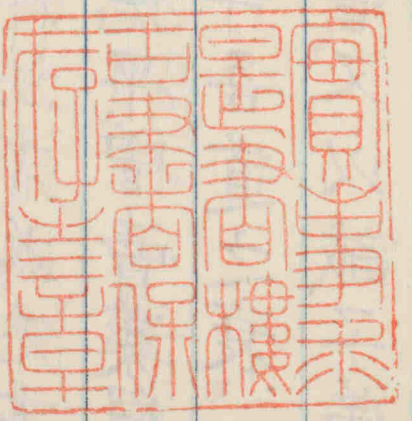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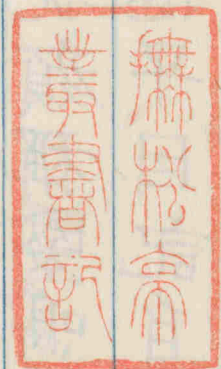
449



學思齋存稿卷二

記事

記德平事



陸奧岩沼村有德平者世鬻膏藥為生每冬節至估之都街中弊衣綿帽肩一小箱行呼曰是為奧州仙臺岩沼德平之膏藥如它瘡瘍不見效唯如駁之與疥或能治之價僅八文予問歎曰嗚呼何其言之樸實而價之廉也予觀世之賣藥家宏麗招牌張大效案托神仙佛陀以崇飾來歷緣故貴價銜之猶且不信不賣是懼其於德平誠詐貪廉果何如哉然是猶

聞

無...

...

商估常態不足深譴耳。今之為鑿，殆有甚于此者。腹  
既無素習之學，手亦無諳練之術，徒高大門戶，修飾  
邊幅，特口給奔競為務，毫不存活人之心。及方藥無  
効，病家易鑿，巧言甘辭，百方阻之，更作泛濫無據之  
劑，或配珍竒重價之品，陽示悃誠，陰罔貨利。至病證  
忽劇，變發于不測，迷惑失措，不知所出。左支右吾，以  
掩飾其拙，或奪他人之功，歸之於已，舉已之罪，嫁之  
於他人，騙詐百端，唯利是謀。至稱西洋法者，為尤甚  
焉。其意底之險，心術之醜，不特羞于德平，曾賣藥兒  
之不如也。而醜乎面目，抗顏稱鑿，嗚呼！吾道之衰，一  
至于此乎！予有深感于德平，日記自警，又以誡子弟。

云

### 記三竒士事

寬政享和之間，唐崎八百次、高山彦九郎、林子平輩，  
皆負材武尚氣節，好談兵法，頗多激昂之行。世稱海  
內三竒士。云初八百次始見彦九郎于京師，未問其  
名，已知之。共談古今事，慷慨扼腕，以天下豪傑相許。  
又與林子平為交，三人意氣投合，常雄談擊節，奮蹈  
瞋目，旁如無人。後彦九郎在久留米，因事自殺。中津  
人梁田又七與彦九郎有舊，聞其死，問曰：彼臨終言  
何事？曰：彼之死，衆問有遺言，彼微笑曰：為我善謝天  
下，言畢而瞑矣。曰：嘻！果死矣，非彼孰能吐斯言者？子

平亦以著海國兵談觸忌諱幽于仙臺子平自得罪  
默坐一室不復言當世事扁云六無庵或問其義子  
平哂然歌曰無親兮無妻兮無子兮無叔木兮雖無  
黃金兮無死意兮以官沒叔兵談鏤板故及之聞者  
無不感愴焉猶八百次晦迹不知所終嗚呼若令此  
輩出于戰爭割據之間皆一世之雄也豈特以奇士  
稱耶子平死五六十年洋夷之來日益多邊備之書  
益梓行于世而海國兵談終爲之冠云

記

大輪氏二物記

大輪宗貞所藏漆器一具法墨一笏其祖至山君天  
明中療薩侯之病有效數蒙賞賚此其一云墨元十  
五笏今僅存其一形扁而六稜長四寸圍半之周圍  
摸雲龍款曰漱金背有藝粟齋法製五字磨而試之  
芳香可愛矣按墨銘漱金者小大皆出徽歙曹素功  
一名不得二家藝粟疑素功耳素功在乾隆中為墨  
工巨擘矣漆器楯形縱八寸橫尺餘深一寸弱朱地  
金描樹石水亭有人憑欄而坐水流榮迴板橋架之

銘

一客過橋奚童抱琴從之邊內共撒金其古樸可觀蓋琉球製也嗟乎二物雖細祖考遺物况出邦君之恩賜乎宗貞宜寶惜珍襲以傳永世子孫覽之感而奮起聿脩其術以侔美祖君者未必不由乎此也安政四年丁巳夏四月遊于常陸寓其家宗貞出示賞玩之餘書以與之

霞樵山人畫軸記

霞樵山人初宗元季四大家研發幽奧晚再刻意於黃倪優游涵泳益極變化掃蕩從前畫史依樣襲套之陋習一歸之於神韻遂稱本邦南宗之開祖焉岡崎氏所藏蘭亭修禊圖一幀鈎斫雄健墨色爽朗崇

峻之勢脩茂之狀人物之態度晤歡湍激鷺郡之趣悉窮其致而結構淡雅風趣不可言展而對之使人如目睹當時之盛事與王謝諸賢周旋于其間焉山人性高曠落拓不滯流浴一切悲歡憂樂皆寓之繪事是以縱恣橫逸不可捕捉而一點一畫無不自機法純熟中來此其所以神且妙也後之學山人者不培根本不積功力一意摸倣務作竒怪使識者一覩瞑目斯畫在山人最上乘者上層禊文宮筠圃書脫髓於趙松雪高雅清逸無一點塵俗氣足以相配稱雙絕矣物之尤者造物惜之予恐其化去宜固其藏也

此書之旨，在於實事求是。凡為學者，必先求其理之所在，而後求其法之所在。不可徒論其法，而不知其理之所在。此書之旨，在於實事求是。凡為學者，必先求其理之所在，而後求其法之所在。不可徒論其法，而不知其理之所在。

論

論方法

甚矣哉世鑿之墨墨也。徒持管見，妄論方法。曰：古之方法也，可踐而行。今之方法也，不足取而用。是陝隘之說，偏僻之言耳。夫鑿之為術，死生之所繫，其任甚重矣。是以欲為良鑿者，先在講其學，精其術。苟學之不講，術之不精，方法將何之施？博識古之方法，又能覽今之方法，驗諸實地，施諸活用，擇其善者而從之，是為得之也。是故謂方法止于古者，非也。謂古之方法不宜于今者，亦非也。至措術而徒論方法之古今

者尤非也。先王之治天下也，道從世而革，政逐時而變。殷損益夏禮，周損益殷禮，鑿道亦爾。方無古今，期于有效。法無新故，貴于有徵。然古本也，今末也。本立而道生，規矩準則必取之于古，規矩既立，則雖後世方法苟有足以解痼濟廢者，何為不采以輔吾之術焉？若夫制機變，揣權宜，踈數進退，適其度者，惟篤學忠厚之士為能。夫營利重糈之徒，安能得與于斯乎哉。

贊

張仲景先生贊

黃岐之術，和扁之方，採擇咀英，纂述究詳。脉辨表裏，證明陰陽。法約用廣，論簡義彰。一部寶典，孰不憲章。嘻，公之澤，萬世無疆。

東洞吉益先生贊

方興千古廢術，建萬世基。天不降先生，斯道幾乎墮。貉丘岑先生贊

溫乎其面，凜乎其眸。似之與否，孰知其由。方術之妙，入微闡幽。鑿林豪傑，古今少儔。

箴

姪隆從予五年業頗進予命通稱曰三圭因箴之曰

是非毀譽人所不能去苟來是與譽乎乃享榮與福苟招非與毀乎乃遇禍與辱禍辱之至言語爲最故夫聖哲慥慥注意夫多言過行不能無詭譎所以致禍孽寡言顧行自無有蹉跌可以免詆訐南容三復白圭夫子善之取以命汝汝其勉之嗚呼寧沉默失人歡勿誼譁招後患

墓表

岡野子謹墓表

岡野子謹諱敏稱信齋常陸茨城郡馬場先村人家世業鑿至父善輔始服農子謹幼而志于學既長繼祖業慨然以濟物爲己任附家產於女弟來遊於予門性端慤不好浮華專精攻技其所措置有耆宿不能及者居三年歸鄉弘化丁未移居于武之草加驛爲鑿不局一偏雖俗間之方蠻夷之術苟有實徵者必采焉勤勉淬礪不少寧居雖屢歷艱難跼窮厄未嘗挫其志暇則杯酒諷詠陶然而樂可以概見其爲

挫

人矣。安政三年丙辰秋八月十八日，罹疾而沒。年三十五。葬原嶋村真藏院，配吉澤氏。生二男二女。皆幼。妻兄某，經紀喪事，乞予志其墓。子謹立志遠大，天若假之年，其業必有大可觀者矣。而不幸蚤沒，惜哉。乃叙其概略，係之以銘。銘曰：

鑿道失真，趨利舍仁。傑士不出，斯道永泯。卓矣之子，在磨不磷。矯彼薄俗，急斯疾人。方法得要，伎術超倫。志業蚤就，溘然以淪。天福後嗣，必大子門。嗚咽銘石，以慰幽魂。

書

與岡田文鳴

判袂數年，靡日不思。去夏折柬，奉於尊翁。未得回音，蘊結愈甚。忽得足下季秋之書，併畫至解緘讀之。情誼懇到，深荷遠忱。審知二尊人福履安舒，及足下近狀益壯，欣喜無極。展畫觀之，法嚴筆道，毫無浮靡輕佻之氣。其經營位置，濃淡虛實之妙，深得渲染家之粹。與當今畫家者流之所為，覺然自異。比之二三年前所賜者，雲泥不啻也。尊翁教示之嚴，雖使之然而非足下英特之資，厲精研思，奚能至于此乎。和日清

風掃几炷香展而對之宛爲面足下之想僕性蹇劣碌碌翫愒歲月耳在蒙推重何堪忸怩足下年未弱冠而其所爲既已如此碎礪不止造詣寧可測乎哉勉旃時方肅殺霜威襲人伏侍之餘千萬愛護

復岡田雲洞

天帝撒白雪把塵世界爲銀世界嗚呼亦大賚哉特奈寒威溲冰砭肌骨疇昔奉別之後高談懿論猶存耳底擁爐獨坐尋繹自娛承諭拙著歸北日記未定之稿加篇章文離不足瀆大方之觀是以不肯呈耳方命之罪垂恕是祈勿作答不備

復河本善夫

仲夏賜書達自小島氏捧讀再四審足下動止享嘉欣慰曷勝僕飲啖如故幸不墜念想昔日相會一堂擊鮮醜醇交臂歡譁之狀山河雖阻宛然在目每同人宴集未嘗不思足下兄弟也弟再遊後修書貢情於左右者數而未得一回音焉弟始疑之中則懼終而大喜夫武越相距殆千里郵筒雖便安保其能無浮沉乎始疑者益以之也繼而以為人之於交際以義禮結者朋友之交也以親愛合者戚屬之交也僕之於足下言其親從弟也言其年齒在于隨行則當致其禮盡其情以周旋焉是理之固然今或有一書之不達於左右足下以僕爲不知禮者欲嚴其道示

其意以懲不敬歟。是所以中則懼也。今得回翰讀之。情誼懇篤。優愛切至。殆有加於昔日。是所以終而大喜也。書中以僕淹滯此地。似爲忘家圖一身之計者。私恐有未曉鄙意者。故聊復自明。僕髫年喪所怙。違教膝下。自謂非刻苦自立。積以歲月。無以窮醫學之淵源。窺聖道之一班。藏諸中心。寤寐思服。幸藉天之寵靈。於醫於學。共得天下之哲。匿名師而事之。日夕研精。庶幾有所爲。以繼先人之志。而不墜緒業。淹滯至此。專爲之也。但恐稟性魯鈍。徒銷糜歲月。不能遂宿志。以負倚閭之望。以故每一思歸期之近。百感攢心。僕雖不知道理。豈敢一身之榮利富貴之逐。忘父母之邦者乎。微足下。無以動僕之中情。微足下。又無以發僕之狂言。忽忽茲報。情曷能罄。暑威鑠金。伏祈自審自愛。

與河本善夫

斗柄建寅。太皞司令。佳氣韶光。藹然可掬。二公揀萼。相映藻思。煥發遙知。萃篇麗什。必有爭勝。化工者。枉賜一覽。幸甚。不佞碌碌。虛加馬齒。無一可披達者。不勝赧顏。東北懸隔。江山萬里。無由躬賀。新禧。謹鶩鴻簡。聊祝履端。且申遠忱。令閨令愛。無恙否。請致鄙意。春寒尚甚。千萬自重。

譯家大人與外姪河本善夫書

善夫足下南遊以還涉年歷月濶焉闕訊未嘗秋來  
眠食何似涼飈漸起木葉微脫飛鴻繫南來之帛蟋  
蟀促機上之織足下遠去父母之邦獨在異鄉雖鍼  
肝石腸豈得不起思尊之情乎然足下好學之深志  
道之篤銳氣浩然其不爲物摧抑可知矣二尊眠食  
平康勿勞過慮前月某日不佞訪尊翁足下信書適  
至尊翁欣如拆緘讀之悉得足下近狀簡末訊及不  
佞多荷多荷不佞豈得忘足下卑業鞅掌無暇作書  
耳請臆察焉霜氣凜冽深加自愛砥礪學業精研醫  
術以對二尊顧復之德焉弊廬老幼無恙二親荆妻  
皆囑致意匆匆

與河本洞達

久缺奉問多罪謂之何比來七術鞅掌屢欲削簡而  
不果伏請垂恕近者會小島兄弟詳悉二賢盛業之  
狀大慰企翹暮春之賜書情意綢繆開喻誠切謝曷  
能罄不佞每得鄉信未嘗不愀然痛心疾首也母氏  
齡已近耳順伯兄大患經年不瘳家業廢弛產財蕩  
盡而不佞不能侍養接濟實似無人心者獨奈師命  
如前書所陳廢之非禮也非義也不知恩也中心如  
燬而不如一往決去者以此也固非拒足下之訓又  
非違母兄之命今復得家書及岡田文鳴書讀之益  
不堪酸鼻也雖然師之於逸教育衣食數年于茲實

併父與君之恩而受之是足下所聞知也不佞固不知所以適從亦唯俟衆議定決已野律一章聊述所懷以乞一粲伏俟瓊報二賢玉昆金友共懷警敏之才加日夕討論講磨則學問之精衛生之妙必有過人者伏願益勉力進道恢北先緒振家聲以慰地下之靈焉徽雨漸息暑威將張惟攝理清康今信發書極多不能詳盡滅裂不備

答蟠海師

逸鹵莽安以榕名其所居頃承問榕樹爲何等物逸實未親見其物也雖然有所聞具錄一二以乞教焉南方草木狀曰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

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為器也其木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為息焉又枝條既繁葉交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隣樹即連理南人以為常不謂之瑞木正字通曰福建會城名榕城多榕樹垂枝及地旁著土石即生根冬不凋俗名不死木泉州府志曰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南香閩書南產志曰榕陰極廣以其能容故名曰榕異物異名記曰或云擁言材不中梓人也閩部疏曰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爨不生焰至福州始多故以名

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踈旁出根如流蕚下垂  
附幹即抱負爲一輪困連拳好作怪狀其根盤地岐  
嶒蚪卧恒畝許多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材故寡代而  
長壽其自處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權輿之屏翳  
行子賴之以爲憇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耶此  
他書藉所記雖有小異其形狀大略相同或曰琉球  
亦多有邦人謂之葛通滿兒其木性柔輒其作罟多  
爲糖霜桶按毛利真齋刺玉篇榕字訓比已刺宐比  
已刺宐即狗骨木也恐失當或又曰琉球書中亦有  
以狗骨木爲榕者然則毛利氏或據之歟又和蘭書  
所載榕樹其形狀與以上諸書所舉相符吾邦爲和

而

蘭學者譯名根樹是姑以形狀命名耳先師綾瀨翁  
曰榕和名阿葛字其葉如梨而微圓其果如果無花  
而小其材不中用所謂樗櫟之類耳按松岡玄達用  
藥須知亦訓阿葛字余近得阿葛字一株六七月間  
不花不實形色皆如無花果至秋末變暗紫色剖之  
肉色紅潤亦與無花果同種樹家呼曰朝鮮伊知知  
久又名古滿以伴知知久古滿以者以形之小云也  
是本無花果之一種而非真榕然則真榕竟不可識  
也或謂逸曰凡人之於名字別號取義雖不同各有  
所當今子取不可識之物以爲號豈有說乎逸答之  
曰僕騫劣無能豈非太平之榕樹乎其實雖不可識

及

其無用於世則確此所以取于榕也客笑而退因并  
反之

與關長温

久欠候訊負罪不淺日徃月來忽迎新歲遙知高門  
萬福弊廬少長無恙僕以去冬十一月歸田爾後卑  
業紛擾自冬至春不遑筆硯忽接足下早春二書眷  
眷之狀滿紙表慙悚曷已命削正貴稿足下虛矜一  
至于此耶奉命固非其任背命亦為不恭因妄加雌  
黃又別寫一通以復請勿罪輕褻他文六首將須足  
下西轅之日面論春寒猶嚴保重不宜

復關長温

伊藤君見臨為致瑤簡且口足下近况縷縷審悉解  
緘捧讀書辭懇切情溢箋表欣躍曷極不佞眠食依  
舊幸勿勞垂念去歲不佞之北歸也足下遠辱寵臨  
聯榻晤語誠為欣快雖然一夕之謹安能罄多年之  
積悃以為再會必當有期曷料一別懷各天之恨嗚  
呼朝握手於一堂之上暮拭淚於千里之外人事乖  
忤何能為懷唯足下不遐棄屢辱惠書把翫不措足  
慰鬱湮木李之報不知亦曾達左右否寄示佳製反  
復吟誦風調道美知足下志氣銳發詞藻益進非得  
力於宋四家明表鐘諸子安能至於此乎而在承斧  
斤之命固非謏劣如不佞所敢當然足下既抱握瑾

唐

瑜而又虛懷求益不佞雖無狀不得不為他山之石以酬來意蓋宋詩易學而唐詩難入何者宋人之詩以清新輕靈為宗其流易陷浮薄險詖其所自以為精巧在唐人皆淘汰斥棄之餘也故一讀如高妙再讀三讀徑逕漸露興味索然若夫盛唐之詩聲調高雅氣格雄渾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言有盡而意無窮是盛唐諸公之所以聖於詩而宋人之不能及也竊謂足下執鞭於宋人豈得無非安其易學耶今若奮然斷棄舊習一意勇進極力唐詩以足下秀穎特異之資其所造詣豈可測哉是不佞區區所有望於足下也書中又曰無良師友可以教誨切磋

叢

者此誠學問中一大憾事也雖然上則以盛唐諸家之集為師法範其氣象翫味其聲調下則以魏氏玉屑胡氏詩叢滄浪詩話等書為友參伍考究猶置身於千歲之上親受其指揮復何憂無師友勉而為之勿厭其難則其易也將至足下以為如何不宣別啓阿達有孚業行於鄉里果然則阿達氏其興歟足下褒美之餘延及于不佞是豈不佞之所與知乎阿達氏絕業十餘年彼若勉修其術興其廢以養老親則孝莫大焉是以不佞每通書於彼未嘗不言及此也雖然其勉與否亦唯在其人耳素風老人近况何似知此翁尚矍鑠矣井口藤太無恙耶請皆為致

一言幸甚

與關長温

大簇報春元氣和暢四海一家畢唱太平鶯舌雖未  
圓滑南枝已放芳葩惟足下對此韶景必有鏗金戛  
玉之作請寄示焉不佞塵事蝟集徒辜負佳景耳茲  
裁寸箋附呈薄物聊致鳳紀之賀莞納是祈

復關長温

門下丸山生轉致足下重九賜書解緘三復遥審眠  
食清健之狀不堪喜抃兼足下近與野澤岐山講習  
論語意見時有不合極論辨析必歸至當而止何好  
學之甚至朱子註可字曰凡云可者僅可而有所未

盡之辭也岐山以為非足下以為是議論往復不決  
因遥寄其贈答書欲取斷於不佞可謂以能問不能  
以多問寡者矣今取其書比對校勘始知二君識見  
雖異皆才氣警敏經學精覈豈淺陋如不佞者之所  
能措舌哉况不佞之於岐山氏未有一面之識則固  
無容是非於其間之理矣雖然固辭緘默深背盛意  
依違不盡亦非切偲之道也故敢錄鄙見以報下問  
之厚唯恐淺學謏聞掛漏弘多幸正其不逮焉按可  
字說文云肯也廣韻云許可也韻會云否之對凡字  
書之所言未見有未盡之意然則僅可云者似朱子  
所創故有議之者然朱子以前已有其說列子力命

篇云無已則隲朋可張湛曰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朱子蓋本于此如學而雍也及子路篇諸章則其解極爲穩當矣然他處可字豈盡此義一例解之其失乃非鮮少蓋虛字圓活當照上下文勢而定其義也夫朱子性理之學陸陳諸家既有異論其經註時不能無失誤然至其博大精微誠宋一代之大家也豈唯宋代元明而清誰得其匹偶者我邦隆運所扇古學盛興宏儒碩學踈武累踵而起貝伊物宇各有論撰只矯枉過直雖達識不能無之况末學輒生以管見蠡測叨訛詆誅謗者乎蓋門戶分爭互相抵排者學者之通弊雖程朱諸賢亦所不能免善哉鄭曉

云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嗚呼鄭曉可謂不阿其所好者自非公平雅量之士不易及此也顏之推云觀天下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蓋世有小才辨者以其學識未透問見未博妄疵瑕古人毀彈老學而不自省者甚多不知其取笑於達學之士此弊不特儒家在吾鑿流亦然豈非可愧之甚乎吾儕所宜戒慎也由足下以通岐山若有被裁教更爲幸甚

聞

復關長溫

抄冬賜書以正月朔達遙審起居安寧之狀不勝欣  
慰所示諫松原子寧書反覆展觀辨論精確情意懇  
到可謂佳作而亦有一二可議者故敢陳鄙意以復  
几下幸無罪不敬夫作文章不引用古語故事則其  
言不公正覆實也况如規諫之文苟非質之聖賢之  
法言徵之君子之確論而辨論其義明白其理則不  
能使人感悟歎服也雖然屬辭之間不用自家機運  
徒聯綴古語連合成章則言無條理語不貫串遂致  
文理支離意義不通故作文貴用機杼之工然亦安  
不可捏造字面韓柳歐蘇之文無隻字片言沒來歷

覈

諫

也可以見耳如諫書大抵首以經傳之語或自己意  
見起公正博大之論爲之冒首中間數段或引故事  
辨其過失或設譬喻諷其疵瑕末又當舉切實之古  
言以結之如此則議論典重文理縝密讀者無不感  
悟歎服也唯其用故事成語宜活用陶鑄以無見縫  
綴踏襲之迹此作文之一大要訣也足下固莫逆之  
友故錄鄙見以致切惻之意但語涉不敬足下取其  
意略其禮可冬春之間俗事紛擾不遑裁答遂致遲  
延亮恕是祈

與藤田大信

九月二十八日逸白子約足下吾師嘗就足下所刊

怒  
行補正輯光傷寒論中錄其言涉於誣師紹人者二  
三以忠告欲使足下改其過以無冒師家之譴怒惹  
世人之姍笑此固出於親友交義不得已之至衷固  
非有誹謗詆訛之意也足下速報書以謝毫無違拒  
之態於是乎知足下寬弘之量改過如流人誰無過  
唯能改爲貴也不虞足下至今尚執迷不迴再作書  
以崇飾其過何前後不相似之甚也今讀來書云先  
生遺命非偽又云此書雖稱東洞先生遺教而如記  
者則未詳又云但校讐補正其錯脫衍文耳一不害  
本書之意又云改字句者以令文從意順耳若有違  
謬二先生之意者罪固無所逃當速改正也此何言

之繆戾也足下曩日既受吾師之言而謝其過今復  
欲以口給遂非且云若所答非乎請更見諭余言塞  
心服而後敢從焉嗚呼執拗彊狠一至于此乎以夫  
堯舜之聖尚不能化丹朱之傲則吾師其奈足下何  
雖然足下之言既如此予豈可默止乎夫足下正奉  
先師之遺命而刊行斯書則宜公議之師家博謀之  
同門而後就其事也然足下爲此舉于今三年不請  
師家不謀同門陰與二三奸巧之徒謀以成其事何  
心術之險也一曰師命二曰師命非特謹人亦以自  
謹如死者可起何面目復見先師也且其謂貉丘先  
生閱者足下補正而後先生閱之歟將以舊本受先

生之閱而後更自補正歟若謂以舊本受先生之閱而後更自補正則其云補正者足下一人之私言也宜矣其書繆妄過誤之多也夫以一人之私補正之而題云貉丘先生閱則是自誣其師也若謂自補正而後受閱先師何爲容是等妄論謬說而不斥乎况年時不合乎其爲妄誕譎詐不待辨而明矣今足下姦蹟已白謂之岑門叛徒亦何不可同門之士誰不詆訶足下奸猾凡來書之所言無一足取唯吾師笑而不辨逸性狷急不能自己因提舉其繆妄數條錄以致之且徧傳之於同門此代吾師而鳴鼓攻之之義也足下有辭一一辨之

與芳野叔果

不挹清光僅旬日三秋不啻也伏惟起居何似頃者得籍老兄之庇讀王任仲氏之書夜間兀坐沉心潛思以讀之議論精確文章爾雅有氣力有光燄細說事理曲盡人情攻擊辨詰之嚴說破斷決之快可謂立亘古未曾有之論而破百世妖妄之說者矣其辭氣聲響親在面前嗚呼千載之下萬里之表可想見其風采者實在文辭氣象已因謂苟志道嚮學之人辭不可不修氣不可不養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二卷已讀了完璧奉返於左右更得鼎借次卷是祈它面晤

可

與芳野叔果

疇昔之遊洵可謂壯矣。商摧古今評隲和漢柏掌笑  
傲聲驚四隣實藝苑之一快事。足以一洗胸中塵累  
焉。爾來福履清佳不勝抃舞。論衡三卷奉返几下。照  
納是祈。所請詩文淨寫成否。成則附與卑介不備。

與渡部水亭

別來僂指僅僅三旬而傾葵之切有如三秋。遙知動  
履綏寧學術日進曷勝欣杵。曩日得執臂於一堂商  
摧和漢上下古今以傾寫胸衷誠文場之良會哉。客  
歲邂逅於森山氏唯知足下之面耳。未知足下之心  
知足下之心寔自此遊始矣。僕少有遠遊之志年甫

十六遊學江戶居十年交道頗廣江戶固人物之淵  
藪宏儒碩學開文壇揭旗幟以號唱四方海內俊髦  
霧集雲屯然大率馳競浮華誇詡才能無爲有虛爲  
實者僕每見此等人一切謝絕不敢復交求溫柔篤  
行如足下者寥寥如晨星今足下抱深識執虛冲問  
焉則應否焉則默其中殆不可測而不見一點滿假  
此僕之所以特敬足下者也。何日再接光霽重吐鄙  
衷爰曰郵筒之便虔修寸箋徽雨漸息暑威將酷伏  
惟爲斯文自蓄自愛

與松子寧

子寧足下無恙乎。雲山萬重末由通問徒歆慕手采

不堪馳情子寧於逸意亦猶此唯天佑吉人動履必  
獲佳勝逸嘗謂人生難得者朋友也非無朋友也無  
益友之謂也世或以意氣相交或以貨財相親一旦  
臨小利害忽然睽離是豈足言乎所謂益友者直諒  
多聞忠告而善道者也故君子得其人則肝膽相披  
以盡切偲之誠焉班孟堅曰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  
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憂則死之此  
亦言之也子寧卓然嗜道好學逸辱莫逆之契有  
過則正焉有失則告焉乃雖逸庸劣苟有可取之言  
則取焉有可詢之事則詢焉其愛人之深虛己之宏  
蓋世所罕有豈非真益友乎是逸之所以不能不布  
區區之誠也今夫世稱好學者競弄文墨耽詩賦揚  
揚自負以誇蒙昧無識之徒至操存實踐之方舍而  
不講輕薄之習慣以成俗豈可不歎乎子寧歲壯志  
銳當勉反其所爲博學慎思篤行三者不可欠一以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進則可施諸國退則可  
修諸鄉若是而後可謂真好學也已孔子曰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非子寧  
其誰之言熱甚伏惟自愛

復松子寧

前月賜書本月端午達自葛里生并領貴稿一卷捧  
讀數回書辭懇到深荷注存殆如親挹光儀承其聲

欵甚慰卑悃併審動履和祥不佞眠食依舊幸無顧慮焉日者文鳴岡君遊於湯谷也欲托致報問適以刀圭無暇不果爾後因循曠焉至今不恭謂之何貴稿一一觀了釜鳴說則妙說警戒之道辨勸懲之理直舉正道說破習俗而其諷諭處極婉切使人聳然內自省也復讐記則傳埋沒而表出孝義顯埋晦而旌章忠直其文化俚爲雅變陳爲新言短意長語約情盡斷論精確泚慝分明足以與古作者分鏢駢馳矣顧於抑揚頓挫之法步趨關鎖之處猶覺有一二瑕類矣故聊贊一辭以復之凡下輕褻之罪幸勿深譴焉詩則雖無甚不佳又非上乘者要是非足下之全力也聞宮栗園自京還彼實高雅之士也翔回通邑大都歷覽名山大川吟囊之富可想矣欲試問之而今信忽撓不遑及也足下會面之日爲致一辭岡君之歸在于望前必留于永樂亭倘被舟瓊報何感如之某頓首

復松子寧

子寧足下一別寥濶暑往寒來歲復將改每想客歲湯谷之遊未嘗不魂動神飛季秋之望貴鄉筆商璵八來因欲裁一書以少伸馳情時病客荐至診候鞅掌匆匆脩國字書一封奚足以洩滿胸之積悃乎其翌沙門弘道送足下重九賜書未開緘讀之宛如見

情

子寧之顏色神清頓爽不佞劣劣畧如前書所具兼  
今秋讀論語徵集覽已卒業當事務煩擾之際尚能  
俛焉研精經傳何存心之篤也繼欲讀孟子目見質  
古今注家之佳否逸也何足以知之姑妄陳鄙見簡  
在于足下已按孟子七篇漢趙邠卿始注宋代作之  
正義至二程先生篤尊信其書配之論語曰論孟朱  
晦庵先生合之學庸定名四書作為集註爾來唱濂  
洛之學者皆無不以程朱之言為圭臬而孔孟論孟  
為學者之恆言矣雖然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前聖之  
所不言孔子之所不述他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之  
言其是非有未可遽斷者蓋孟子以雄才峻辨客遊

容

于合縱連衡之間是以其與國君言則冀見聽其與  
學士論則欲服之欲服之則牽強持論冀見聽則客  
悅迎意是所以有斯言也以故歷代諸儒群訐聚訟  
毀彈駢起荀卿著非十二子好議之自後王仲任刺  
孟李太白非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馮休刪孟  
司馬溫公疑孟鄭公常執圃折衷等其所論辨指摘  
雖未必皆是要亦有不可廢者獨余隱之排斥李鄭  
之說著尊孟辨朱晦庵作續尊孟辨而唐書藝文志  
及白居易文集俱云唐劉軻著尊孟辨三卷則又在  
千余朱二氏之前自宋而後讀孟子者太抵皆程朱  
之徒其無異論也固矣如本邦伊藤仁齋挺然自稱

古學排斥宋儒然至其尊孟子則與程朱無異物祖  
徠始論孟子之言卒戾乎先。孔子之旨著孟子刪  
今不傳焉太宰春臺亦著斥非辨其過失唯二氏論  
辨過激不免矯揉過正自是其後如藤蘭林孟子考  
辨岡龍洲孟子解市川鶴鳴孟子辨衷片山兼山孟  
子說赤松滄洲讀孟子太田錦城孟子精蘊等或指  
摘焉或左袒焉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所見已異則  
取舍亦不同苟欲由此以窺古人之學術猶隔幾層  
之雲霧終不可得也已不知棄諸家註脚直就本文  
反覆熟讀猶置身於千載之上與孟子目擊親炙也  
嗚呼孟子真命世之才言必稱唐虞道必述洙泗奮

然距揚墨放淫邪議論辨說縱橫旋轉一出言如利  
刃入物千載之下萬里之表足想見其神采焉當時  
國君學士之所以風靡也苟已不得其匹楊奚望其  
耦乎哉足下以為如何嗚呼子寧以才學自高難於  
相下者為古人之同情而足下獨能拔乎流俗之中  
謙冲接物巽讓下人自非信道之篤誰能如此是不  
佞所以為固陋而報來意也寒威日嚴伏惟保愛賢  
弟令胤仰請致意不罄

答岡田炎藏

逸曩日訪岡田文鳴邂逅畫史雪仙者賓主鼎坐談  
笑移時雪仙從容謂不佞曰僕自壯歲周遊海內所

至爲家學士文人交遊極廣而其尤俊秀可稱者爲岡田炎藏炎藏蒲原白峰人也爲人卓犖銳意好學蔚乎爲一方騷壇之盟主而胸衿磊落不立崖岸愛衆容群僕亦爲莫逆之契久矣嘗得足下之文示之炎藏一讀稱竒嗟賞不舍爾來每盍簪未嘗不談及于足下也乃探懷出一封書曰此書炎藏所呈足下使僕爲先容也不佞拜而受之歛衽展誦文章瑰麗書辭慇懃情溢于行墨之間殆如聯榻晤語於一室中也不佞以方藥之末技蒙知大方枉見齒錄寵榮謂之何不佞結髮修箕裘之業不幸早喪父無所依歸於是負笈遊學于江戶竊不自揣欲窺聖道之一

具如

班救鑿流之末弊憤排困學凡十年學業未成逼事歸鄉里徒鬻拙技以糊口于州里之間性狂狷踈放屢蒙鄉曲月旦學不信于世業不售乎時窮乏日甚尚且固執已志不肯順從人其頓頑而不解世態不達時機也知此凡來書之所言一非不佞之所能當也然今讀來書方知足下高才遠識具鑑於驪黃之外自今而後如不佞者取益於足下一人而足矣近作文若干首錄呈于左右聊爲他日會謁之資耳不畚正芥幸甚寒威日嚴惟爲斯文加餐不備

與宮栗園

遙仰高風傾注日久常以不得一奉顏色爲憾天護

吉人起居康寧不卜可知矣不佞曩年遊小岫寓  
於閔茨山氏茨山曰子聞墟內有宮栗園者乎家世  
爲應神祠祝官爲人警敏不群蚤繼家職善修國典  
餘暇潛心於經籍刻苦淬礪吾黨之士無不讓席次  
者而虛衿退然殆類王處冲之爲人也不佞聞之欲  
直叩高門親承謦欬而世故牽纏終不得果今春再  
過彼地信宿于松櫟園氏亦稱足下才學娓娓不舍  
夫茨山好文之士櫟園篤學之人而共稱足下如此  
其言豈徒然乎哉及覽高作瓌竒異常乃知名下定  
無虛士也於是仰慕愈切不佞自幼好典籍慕古人  
之節而憂寒鄉無師友憤然負笈至于江戶遊于龜  
田綾瀨之門不才不自量竊壯棄繻之志高題柱之  
節如何家兄伏枕數年家道衰謝岳白之老在堂窘  
窶日甚於一日每聞家信百感攢心終折節而歸爾  
後卑業紛紛俗務鞅掌無遑復繙書帙問泓穎廢文  
事已四年雖然苟有同臭味者則無不願傾心結交  
矣今天靳良緣未能相會于一室親接高論不堪神  
馳之感恭裁短箋通名于左右聊舒積悃它岳照逸  
再拜

復役葵亭

自違光儀已數年矣雖切翹企道路悠遠加以暨事  
拮据不遑修尺書候興居徒增溯洄之思多罪謂之

何足下博愛之心寬弘之量恕容踈濶遠辱瑤簡深感不棄之厚開緘讀之情辭懇到流溢于楮墨之外殆如昔日待下風親受雅教甚慰鄙意三復高作氣格清逸聲調高雅如讀劉韋諸集足下以間出之資夙闡明大道卓然立一臬如所著舉臆興國學千古之廢洗濯歷世膠固之陋習其所以匡風俗維名教者實非淺少也講業之暇又注目於烟霞風月遊情於泉石丘壑洒洒落落乃能吐出此等佳篇蓋自非糞土名利不屑勢位飄然塵外不爲世網羈者孰能如此哉兼今春有玉折之哀讀至此不覺沮然酸鼻僕猶如此矧父子之情出于天性固有悲痛慟哭不

佳

可解者矣雖然蘭芽再茁豈必爲無奈何過戚如西河之老乎切祈順變節哀以保養尊體也茲附鴻足恭復短札以申微忱垂照不宣

復島田竹堂

季秋之瓊報本月十日至自河本氏展誦數回忠愛之情宛然溢于楮墨感佩曷盡承尊大人興居康寧足下動履佳勝仰慰企瞻不佞劣劣依舊幸勿措于高意日者遭逢於中澤氏聯榻于一堂上評隲古今品藻和漢清譚連日深木雅誨何樂尚焉足下衿度謙冲氣宇溫良頗有尊翁之風其接人也不立藩籬不設城府一再交語之間怡然傾倒心腸使人如在

春風和氣中也。不佞以襪線之才，過蒙知遇，猥見齒錄，媿慙交至。別後音容恍然，猶在于耳目中。思渴之切，欲一叩高門，重尋舊盟，以吐積悰。如何卑業鞅掌，不遑償志，徒增溯洄之思耳。拙著橘黃鑿談，辱蒙電矚，推賞過實，非不佞所敢當也。是固未定冊子，且謬誤遺漏頗多，幸董其不逮，痛加批正，使不佞無取笑於大方，其為賜也大矣。賜示高文數篇，命以削正之任，不佞寡陋，固非其人。然合異為同學，問之道為然。况足下求道之深，志學之篤，詢及乎芻蕘，不佞雖駑蹇矣，豈可不盡區區之誠乎哉。故敢陳鄙見，以請反教。來書云：風寒之邪中人，不因水之有無，是誠然。唯

其證候不特如來書所言也。有自汗出而惡風者，有無汗而喘者，有汗出而喘者，有無汗而小便反少者，有自下利者，有不下利但嘔者。長沙論中歷歷可徵矣。是皆似水氣寒邪感動，應發者。鶴臺有見于此，故有此說耳。夫風寒暑濕者，天地之氣也。人皆居于此氣中，而有彼病而此不病者，蓋雖邪自外犯，內無應者，不病所以彼病而此不病，或所病有輕重也。足下又據傷寒發熱汗出而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之條，遂疑方極小柴胡湯之文，非無其理也。然此固為一大疑。按之所存，故古人或以為小柴胡湯證，或以為半夏瀉心湯證，其實大柴胡

湯之變局而非正證也。蓋傷寒論之為書本出於蠶簡散帙之餘，故錯落衍擯不斲，是以推例訂之觸類覈之，參互考究而後始逢原矣。凡仲景方中用人參三兩者，必有心中痞鞭證，如桂枝人參湯、半夏瀉心湯、夏湯、旋覆花代赭石湯，可以見矣。木防已湯用人參四兩，而曰心中痞堅，則其所主治益為分明。由是觀之，小柴胡湯缺心中痞鞭證也，晰矣。足下又曰：人參主氣血之凝滯，非心中痞鞭，恐不然。人參之主治，心中痞鞭，以其能抵排滯氣，攘斥停飲也。此特取病毒之所在，與證候之部位而言耳。猶曰：葛根主治項背

強急，柴胡主治胸脇苦滿也。故以上諸方曰嘔而腸鳴。甘草瀉心湯乾嘔食臭。生薑瀉心湯噫氣不除。旋覆花代支飲喘滿。木防已湯皆可證矣。其它如曰：心中支結。柴胡桂心腹卒中痛。上合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腹中痛。小柴腹中痛欲嘔吐。黃連心中痞，留氣結在胸。又曰：喜唾久不了了。人參湯氣滿不能食。茯苓乾嘔。六物黃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心胸大寒痛嘔不能飲食。大建食穀欲嘔。又曰：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是皆所以抵排滯氣，攘斥停飲也。且仲景劑人參也不配芩連乾薑，必配半夏生薑，亦足以見其效用所存矣。

故苟非詳方意則藥能決不可得足下明之來書又引枳朮湯心下堅大曰夫堅大非痞鞭之甚耶而仲景治之以枳實是亦甚不然夫堅大自堅大痞鞭自痞鞭人參自人參枳實自枳實豈可混淆乎苟如足下之言乎何論證候之差別藥能之殊異足下又引十棗湯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曰仲景亦不用人參是足下不深考已痞字係衍文當作心下鞭滿心下鞭滿堅滿石鞭鞭痛皆甘遂所治也如自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又曰心下滿而鞭痛又曰心下痛按之石鞭大陷胸湯心下堅滿甘遂半夏湯等可以見矣來書又非方極大柴胡湯條文曰腹滿者厚朴所主治也茲曰

腹

腹滿恐非仲景之意是亦不然夫厚朴治腹滿固勿論也然仲景治腹滿方中厚朴單用者特厚朴生薑半夏甘艸人參湯一方已若夫大小承氣湯厚朴三七物湯枳子厚朴湯等則皆大黃枳實所與共治也豈得謂厚朴獨主治之乎况如調胃承氣湯大黃消石湯茵陳蒿湯枳實芍藥散則枳實大黃治腸滿其義昭昭焉然則大柴胡湯言腹滿豈謂非仲景之意乎來書又曰麻黃若能主治喘咳水氣小青龍湯何更用五味薑辛之為嗚呼是何言也使足下言必曰腹滿厚朴而足矣仲景何故贅用枳實大黃豈不亦過乎蓋有一味之能有一方之効君臣佐使掎搯繹

縫以能成其功此之謂劑和之妙用請熟察焉足下  
又於小青龍湯深泥表不解之文是亦誤矣心下有  
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者亦用小青龍湯本論已  
有明文也豈可拘拘表之解否乎又引傷寒脈浮緊  
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曰是雖無喘咳水氣  
之證亦處以麻黃湯是亦誤矣此邪氣沸鬱上撞致  
衄者而非麻黃湯之全證也如其全證頭痛發熱身  
疼腰痛骨節疼痛無汗而喘者是也以麻黃湯發汗  
即愈是亦麻黃治水之一徵也然此唯論麻黃湯之  
證已未以足盡麻黃之全効也大抵足下論麻黃効  
用專在傷寒表證而不及它病所以不能盡其全効

抵

也詳參考仲景用麻黃諸方未必皆云無汗汗不出  
亦未必曰表不解亦未獨為腠理閉者用也如諸曰  
裏水麻黃湯水病麻黃附子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  
小青龙湯心下悸半夏麻黃汗出而喘麻黃杏仁甘風濕一  
身盡痛麻黃杏仁薏溢飲大青龙湯黃疸麻黃酒一身悉  
腫續自汗出越婢湯裏水一身面目黃腫越婢加咳而  
上氣其人喘越婢湯可以見麻黃全効矣藥徵曰主  
治喘咳水氣決非虛言也來書辨傷寒論集成諸說  
的當痛快可謂剖析入微矣九泉可起正珍豈不拜  
受忠告乎哉夫自素難本草之說行歷代醫人專主  
張其說仲景之道榛蕪極矣及東洞先生起天下之

使  
醫風復古焉及先生之書出海內之醫人拭目焉嗚呼古醫道之一綫留于天壤俾後生得由焉以行其術者實先生之力也雖然調高寡唱和言激多妬忌近世作種種之說詆訛先生者職此之由意者足下必苦妬者之問遂發此說耶則知立言之意固不在謗東洞而不佞護東洞亦非敢阿所好將欲以禦侮於後世焉耳自今而後和而不同告過導善切切惺惺以研究斯道豈非一大至樂乎不佞自締交於足下心竊喜得賢友是所以敢進愚忠也夫子曰可共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共言而與之言失言嗚呼不佞不言之於足下又誰之可言也乎哉尊大人不

別具書伏祈多多致意時風霜肅殺寒威迫人惟為家為道攝衛保蓄孟冬望

復家兄小杉蘿齋

訃音至惕然拆緘承諭廉生罹痘不起之狀書辭纖悉展覽之間涕淚迸集不能畢讀弟尚如此况於父子慈愛之出于天性而辛楚萬狀親接其臨沒乎嗟乎廉生天稟警敏遙出于儕輩其才華日月煥發雖平日嬉戲之際一言一事皆足以驚長者而一朝謝世豈得不悲惋而痛悼乎雖然藥餌盡其道看護備至人事既盡矣存亡大壽自有數不可得而追焉嗚呼又奈之何伏請順變節哀無致毀損以重逝者之

惻薄賻度呈左右荆婦多多致意臨書不堪哽切勿  
勿不次

與齋藤大海

節過清明冷暖無常伏惟起居何似不佞鹿鹿依舊  
幸勿措高慮元遺山詩抄二卷謹奉返得藉寵庇讀  
大家之作大蕩滌鄙吝之氣謝曷罄大抵遺山之詩  
豪宕雄邁以氣行之而聲調之高骨格之偉直迫開  
天其古風雖間交豐縟而高古典雅絕無陳腐之氣  
軟弱之態律絕亦雄渾瓌竒而未嘗失溫厚和平之  
旨其機運結構固非唐晚以下之所能庶幾萬一也  
蓋以天縱之才特達之識咀嚼漢魏之英采摘唐宋

之華圓融渾和起然別出一家之機杼所以妙也方  
今詩道漸趨于衰矣若此集得幸行于當代李杜之  
正脉復之于今日豈爲難哉如其扶持撥反之任非  
足下而誰也請維持風教振起後進以一變時習不  
宣

與山田琳卿

琳卿足下一別商參離索之情切于中懷伏惟起居  
何似去歲足下之西歸也大患之後血氣未復精神  
未爽而一朝冒暑旋駕鄙衷甚不安雖然讀萬卷之  
書行千里之道亦傑士之一快事其優游唵哦足以  
蕩滌腔裏煩冤沸鬱之餘熱則惡知山嶺之崇峻江

海之浩渺、俗士之所艱畏者、翻不爲養性怡神之良方乎、爾來欲裁尺一、候訊興居、刮目別後之新著者、久矣、而雲濤萬里、末由通問、徒增涸涸之懷耳、僕嘗謂士之生于斯世、不可無爲也、雖然人之窮達、有命有時、不可僥倖而致焉、是以自古賢人君子、抱經綸之資、超逸之才、而不得志於當世、避地逃名、與麋鹿共死、韜光晦迹、與草木同朽者、無代不有、足下生逢明時、辱蒙拔擢、矜式于一藩、道孚于上、學信于下、大丈夫之榮莫以尚焉、雖由篤學醇行之所致、抑自非君恩眷注之厚、安能至于此、竝益養氣體、壯精神、陰翊政理、以裨於社稷、成育英才、以供國家之用、是僕

之所深望于足下也、僕道不加進、術不信于世、命與窮謀、矻矻乎衣食于奔走、卒歲之圖、是急、一無可聞者、慚愧殊甚、一二近作、敢供一粲、請痛正之、足下幸不吝瓊瑤之報、使僕朝觀夕誦、亦足以少解神馳之情乎、祈望是切、伏惟諒察、時風霜肅殺、寒威日加、爲國爲道、自嗇自愛、九月二十五日、

復齋藤三益

辱手書、卷舒數回、遙審舉家康寧、洵足以慰翹懷、草廬晏如、幸勿顧慮焉、足下歸北之後、益探討鑿術、何立志之篤也、疑問數件、逐條細覽、病狀皆險、痼冥矣、其難于措手也、茲附鄙意、以復于几下、置答之間、言

或涉于冗複是不佞一片婆心聊以為足下後圖耳  
諒之夫病有標本有緩急有劇易有邪實有精虛治  
法固不可一途而取也若夫邪實之酷與精虛之極  
非能較其輕重甄其源委以處之奚得能起篤瘥於  
已癯回殘喘於垂絕耶而急也劇也死生判乎轉瞬  
若猶豫失機迷惑愆方必斃人於非命故鑿而昧乎  
術實舍靈之蝨賊耳執技立于世者寧可不深究精  
練以奉天職乎請勉旃時風霜肅殺為道自愛妻兒  
多多致意鑿事拮据匆匆裁答不盡

復黑田子友

前日辱書并示北郊紀勝一卷展覽數番茶園之景  
勝歷歷可掬矣諸作皆金玉珣爛奪目足以啓騷人  
韻士探討之路矣唵誦之間清味滿襟如喫龍團頓  
忘三伏之熱亦足下之賜也并言蒙命理宜勉強從  
事也唯恐佛頭著糞取笑於大方所以不奉命也請  
恕之謹斯奉還他面謝不盡

學思齋存稿卷二 終

右學思齋存稿二卷榕堂尾臺先生之所著也借今其  
原本二冊於今嗣榕蔭氏謄寫一本挿架上云

明嘉世年己丑第月念五日午前讀了此日晴

白峰 岡直 義夫



明嘉世年己丑第月念五日門下宮崎石太郎書寫了

